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三刻拍案驚奇 第十九回 血指害無辜 金冠雪枉法

天理昭昭未許蒙，誰雲屈抑不終通。  
東海三年悉赤地，燕台六月睹霜空。  
由來人事久遠定，且自虛心聽至公。  
忠見疑，信見謗，古來常有。單只有個是非終定，歷久自明。故古人有道：  
周公恐懼流言日，王莽謙恭下土時。  
假若一朝身便死，後來真假有誰知？

不知天偏教周公不死，使居東三年之後，曉得流謗說他謀害成王的，是他兄管叔，弟蔡叔。成王不能洗雪他，天又大雷電疾風，驚動成王，這是無屈不伸。就如目下魏忠賢，把一個「三案」一網打盡賢良，還怕不夠，又添出封疆行賄一節，把正直的扭作姦邪，清廉的扭做貪穢，防微的扭做生事，削的削，死的死，戍的戍，追賊的追賊。還有一干巧為點綴、工為捭揲、一心附勢、隻手遮天，要使這起忠良決不能暴白。不期聖主當陽，覆盆盡燭，忠肝義膽終久昭然天下。這是大事，還有小事，或在問官之糊塗，或事跡之巧湊，也沒有個一時雖晦，後來不明之理。

話說我朝處州府有一個吏，姓杜，他原是本府龍泉縣人，納銀充參在本府刑房。家裡有三、五十畝田，家事盡可過得。妻王氏生有一個兒子，因少乳，僱一個奶娘金氏。還有小廝阿財，恰倒是個守本分的。住在府二門裡。西邊公廨。

有一馮外郎，是在兵房的，也有家私。母邵氏，妻江氏出入金冠金髻。常請人，專用些銀杯之類。兩家相近，杜外郎後門正對著馮外郎前門，兩家常杯酒往來。內裡也都相見，是極相好的。故此杜家這奶娘每常抱了這娃子闖到她家。各家公廨都也不甚大，房中竟是奶子常走的。

一日，只見馮外郎有個親眷生日，要合家去拜賀。這奶子便去幫她戴冠兒、插花兒，攬掇出門。馮外郎倚著在府裡，因不留人照看，鎖了門，竟自去了。

不期撞出他一個本房書手張三來。這人年紀不多，好的是花叻嫖賭。爭奈家中便只本等，娶得一個妻小，稍稍頗有些兒陪嫁，哪裡夠他東挪西掩？就是公事，本房也少。講時節又有積年老先生做主打後手，他不過得個「堂眾包兒」，講了一、二兩，到他不過一、二錢，不夠他一擲，家裡妻子時常抱怨他。他不在心上，今日出幾錢分子在某處串戲，明日請某人遊山，在某處小娘家嫖，也是小事。只壞事是個賭，他卻念念只是在這邊。只是這賭場上最是難賭出的，初去倒贏一二錢銀子，與你個甜頭。後來便要做弄了，如鉗紅、捉綠，數籌馬時添水，還有用藥骰子，都是四、五、六的。昔日有一個人善賭，(善用藥骰子，一個公子與他賭，將他身邊搜遍，只見賭)到半闌時，他小廝拿一盤紅柿賣尊，他就把一個撮在口裡，出皮與核時，已將骰子出在手中，連擲幾擲，已贏了許多。他復身又裹在柿皮裡撒在地下，哪個知得？所以都出不得積賭手。

他自道聰明，也在賭行中走得得的，鑽身入去。不期今日輸去鬃帽，明日當下海青，輸了當去翻。先是偷老婆衣飾，及到後頭沒了，連家中銅鈎、鏟子、錫壺、燈台一概偷去。管頭少，不夠賭，必至縮手縮腳。沒膽，自然越輸。這日輸得急了，意思要來衙門裡摸幾分翻籌。

走到門上，見一老一少女人走出來上轎，後邊隨著一個戴駿方巾、大袖藍紗海青的，是他本房馮外郎，後面小廝琴童挑著兩個扁挑盒兒。

張三道：「這狗蠻倒闊，不知哪裡去？」走進房裡，只見一人也沒。

坐了一會，想道：「老馮這蠻子向來請我們，他賣弄兩件銀器。今日全家去吃酒，料必到晚才回。我只做尋他，沒人時，做他一檔，決然夠兩日耍！公事這兩分騷銅，哪當得什事！」從來人急計生；又道「近賭近賊」。

走到他門前，見是鐵將軍把門，對門沒個人影，他便將鎖扭。著力一扭，拳頭扭斷，划了指頭，鮮血淋漓。心裡想道：「出軍不利！」又道是「血財」，一定有物。反拴了門，直走進去。指上血流不止，拾得一條布兒將來纏了。徑入房中，撬開箱子，裡邊還剩得一頂金冠、兩對銀杯、一雙金釵、幾枝俏花。他直翻到底，有一封整銀，又幾兩碎銀，都放在身邊。心忙手亂，早把(指上)布條落在箱中，他也不知。走出來，竟往外邊一溜。

素有狗偷伎倆，喜得錢財入掌，

只顧一時不知，恐怕終成磨障。

又想：「我向來人知我是個賊鬼，哪得這許多物件？況六月單衣、單裳，叫人看見不雅。」轉入房中，趁沒人，將金冠、釵、花、銀杯放入一個多年不開的文卷箱內，直藏在底裡，上面蓋了文卷。只將銀子腰在身邊，各處去快活。

只是馮外郎在那廟吃酒看戲，因家中無人，著琴童先回來看家。琴童貪看兩折戲不走，直至半本，回家，看見門上鎖已沒。一路進去，重重門都開，直到裡邊，房門也開的，箱子也開的。急忙跑出門來，報知家主公。

偶然杜家奶子開出後門，見他慌慌的，問道：「琴童！什麼忙？」

回道：「著了賊！著了賊！」

一徑走到酒席上，對馮外郎道：「爺！家下著賊了，著賊了！」

馮外郎道：「不沒什麼？」

琴童道：「箱子都開了。」馮外郎丟了酒盅便走，兩個內眷隨即回來。外面銅鈎、火鉞都不失。走到房中，只見打開兩隻箱子，裡邊衣服都翻亂，到底不見了金冠、釵花、酒杯、銀兩。這兩個內眷又將衣服逐件提出來查，卻見這布條兒圓圓筒著，上邊有些血痕。

兩個道：「衣裳查得不缺，這物是哪裡來的？」

馮外郎道：「這一定是賊手上的，且留著。」隨即去叫應捕來看。

應捕道：「扭鎖進去，不消得說。像不似個透手兒。只青天白日府裡失盜，外賊從何得來？這還在左右前後踹。」

馮外郎就本府經歷司遞了張失單。杜外郎也來探望，亦勸慰他。但是失物怨來人，馮家沒了物事，自然要胡猜亂猜，又是應捕說了句府中人，因此只在鄰近疑猜。

晚間三個兒吃酒，忽然馮外郎妻江氏道：「這事我有些疑心，對門杜家與我們緊對門，莫不是他奶子平日在我家穿進穿出，路徑都熟，昨日又來這邊攬掇我們穿戴，曉得我們沒人，做這手腳，路近搬去？所以無一人看見。」

琴童立在那邊篩酒，聽得這話便道：「正是。我昨日出門來說的時節，那奶子還站在後門邊看。說道箱子裡尋出什縛手布條兒，我記得前日她在井上破魚，傷了指頭，也包著手，想真是她。」

邵氏道：「這些奶子，鄉下才來的還好，若是走過幾家的「過圈豬」，哪裡肯靠這三四兩身錢？或是勾搭男人，偷寒送暖；或是奉承主母，搬是挑非；還又賊手賊腳，偷東摸西，十個中間沒一兩個好。故此我說這些人不要把她穿房入戶。那小廝阿財鷹頭鷄腦，一發是個賊相。一個偷，一個遞，神出鬼沒，自然不知不覺。」

馮外郎道：「這事不是作耍的，說不著，冤屈平人，反輸一帖。況且老杜做人極忠厚，料不做這事。」

邵氏道：「老杜忠厚，奶子及阿財須不忠厚。應捕也說是腳跟頭人。」

馮外郎道：「且慢慢著應捕踹他。」又道琴童不早回看家，要打他。

次早，琴童帶了氣，認了真，即便對著杜家後門罵道：「沒廉恥的！銀子這等好用？帶累我要打。若要銀子，怎不養些漢？妳平日看熟路，正好掏，掏去的，只怕不得受享！」走出走進，只在那廂罵。

後門正是杜家廚房，這奶子平日手腳絕好，只是好是與人對嘴兒。聽了道：「這小廝一發無禮！怎對著我家罵？」

王氏道：「他家裡不見物事，家主要打他。也要罵，不要睬他。」捱到晚，奶子開門出去潑水，恰好迎著這小廝，在那裡神跳鬼跳，越發罵得凶。道：「沒廉恥養漢精，妳只偷□□□□□(漢罷了，怎又來)偷我家物事？金冠兒好戴，怕沒福；銀子好用，怕用不消！」奶子不好應他。

不合罵了，來把奶子手一扯道：「奶阿媽，我記得妳前日手上破魚傷了縛條白布條，我家箱裡也有這樣一條白布條。」奶子聽他罵了半日，聲聲都攔絆著她，心中正惱。

聽了這一句，不覺臉兒通紅，一掌打去，道：「你這小賊種，在此罵來罵去，與我無乾，我並不理你，怎說到我身上來？終不然我走熟路徑，掏你家的？」

琴童捏住手道：「真賊實物現在，難道我家裡做個箍兒冤妳？」奶子動氣，兩個打成一團。

兩家主人與鄰舍都出來看。一個道「冤人做賊」；一個道：「妳手上現現是個證見，再折不開。」

杜外郎道：「我這阿媽，她手腳極好。在我家一年，並不曾有一毫腳塌手歪。莫錯冤了人。」

馮外郎道：「事值湊巧，怪不得我小廝疑心。」兩下各自扯開自己人。只是兩邊內裡都破了臉。

杜家道：「他自在衙門，不曉法度？賊怎好冤人！這官司怕吃不起。」

馮家道：「沒廉恥，縱人做賊，還要假強。」兩邊罵個不歇。杜家阿財也惱了，就趕出來相罵，漸漸成場。

眾人都暗道馮家有理。連這兩個男人，一個要捉賊，一個要洗清，起初還好，後來被這些婦人一說，都翻轉面來。馮外郎告訴兩□(廊)，卻道再沒這湊巧的。張三也每日進衙門看些動靜，看看卷箱，夾在人伙裡道：「這指頭便是『此處無銀』。」

兩個外郎一齊擁到經歷司，經歷出來，兩個各執一說，你又「老公祖」，我又「老公祖」。這經歷官小，壓不伏，對了馮外郎道：「這原有些形跡。」

對杜外郎道：「賊原是冤不得的。」分理不開，道：「這事大，我只呈堂罷了。」不敢傷及哪邊。只將馮外郎原遞失單並兩家口詞錄呈。

早間知府升堂時，兩邊具狀來告。一個告是窩盜；一個告是誣陷。知府先問馮外郎，道：「小的本府吏，前日舉家去拜壽，有賊挾入公廨，盜去金冠、銀兩等物。箱內還有帶血布一條。小廝琴童見杜外郎家奶子常在小的家出入，她指上帶有傷痕。去問她，兩邊爭鬧，激惱老爺。」

又問杜外郎，道：「小的也是本府吏，家裡有奶子金氏，平日極守分，前日實在家中，並不曾到馮外郎家。遭他誣陷，不甘具告。」

知府道：「我這府裡常告失盜，我想門上把守甚嚴，內外一清如水，誰敢進來作□(賊)？一定是我衙門人役。」

叫拿那布條來看，原是□□(白布條)上，□□□(帶有血跡)的。知府看了，叫皂隸看奶子□□□(手上可有)傷麼？」

皂隸看了道：「有傷，似劃開的，將好了。」叫拿了布條與她套。皂隸走去扯過指頭，只一撇，果然撇上，道：「套得上的。」

知府笑了一笑，道：「這明是平日往來，輕車熟路，前日乘他無人，盜他財物，慌忙把這物落在箱中，再不消講得。不然，天下有這等湊巧的事？撈起來！」

一撈撈得殺豬般叫道：「實是不曾。」

知府道：「她一個女人也沒膽，他家還有人麼？」

馮外郎道：「他家還有個阿財。」叫拿來。捉到，要他招同盜。

阿財道：「前日金氏在家，並不曾出門。說她偷，真是冤枉！怎干連得小人？」

知府道：「你說得她乾淨，說你也乾淨，正是同謀。」一夾棍不招，再一夾棍，夾的阿財暈去，腳都夾折。那邊奶子一夾棍當不得，早已招成盜了。問是與阿財同盜？他又招了。只有賊，指東話西，推阿財；阿財推奶娘，都得糊塗。知府問他兩人家住哪裡？一個是龍泉，一個是□(宜)平，都是外縣。

知府道：「這不消說，賊還在杜外郎家。再夾起來。」

杜外郎道：「他兩個胡打亂招，賊實是沒有。」

知府道：「他兩個沒你做窩主，怎敢在我府中為盜？□□(決要)在你身上追賊，□□□(給王氏)攔上夾棍。」

一個杜外郎歎口氣道：「這真是冤屈無伸，枉受刑罰。」只得認個賠贖。知府已將來打了二十，擬做「窩盜」，免刺發徒，前程不消說了。阿財竊盜，刺徒；金氏贖徒。把阿財監了，杜外郎、金氏召保。

一府書吏都道這事是真，杜外郎不該來爭，惹火燒身。有怪他的道：「府裡常常著賊，杜外郎坐地分贓，應該吐些出來。」又有憐他的道：「人是老實人，或者是這兩個做賊，贓必是他兩個人寄回家去，沒奈何，只得認賠。」那刻毒的又道：「有在一家不知的？拿贓出來實搭搭是賊，賠贖還好解說，這是後來辦復前程巧法。」

可憐一個杜外郎！本是清白的人，遭這冤枉，在府中出入，皂甲們都指搦道：「是個賊頭。」

候缺典吏道他緣事，要奪他缺；各公廨道他窩家，要他移出府去。

(他)氣不憤，寫一張投詞，開出金氏生年、月、日，在本府土谷並青面使者祠前表白心事。又有那惡薄的在投詞後標一筆道：「窩賊為盜，本府太爺審確，無冤可伸，不必多說。」

事成弓影隻生疑，眾口尋聲真是迷。

獨特寸心原不枉，冥冥好與老天知。

又黏幾張招帖，寫道：「馮家失物，有人獲著，情願謝銀十兩。」人都道胡說。還惹得一個奶娘在家枉耽了賊名，只要尋死覓活。虧得王氏道：「妳看我家無辜，擔了一個窩家臭名，還在這裡要賠贖。妳如今死了，有事在官，料詐他不得，人還說妳懼罪尋死。這都是天命，莫把性命錯斷送。天理昭彰，日久事明。」時刻只在家求神拜佛，要辨明冤枉。洗雪她一身行止。

審單已出，取供房一面做稿，申解守巡。只便宜了張三！今日這坊裡賭，明日那家裡嫖，每日只進來看一看卷箱。他自心照去了，哪裡顧杜外郎為他負屈含冤，為他乾受罪？只是沒本心的銀子偏不夠用，隨手來，隨手去，不多幾日弄得精完。如今要來思量金冠之類，只是幾次進來時，或是撞著有人在那裡書寫，不好去翻動；自己不動筆，癡呆般在那裡坐又不像，只得回去。

這日等得人散，連忙揭開卷箱，取出金冠，放在袖中。正要尋紙包，恰值本房一個週一官失落一把扇子，走來東張西望。扇在桌下，低頭拾時，卻見張三袖中突然(獻?)。

兩個取笑慣的，便道：「張三老，你今日得彩，要做個東道請我。」伸手去捏他的。張三忙把袖子灑了開去，道：「捏不得的！」

週一道：「什麼，紙糊的？」

道：「不是，是個親眷要主銀子用，把一頂金冠央我去兌換。若換得有茶錢，我請你。」

週一道：「我姑娘目下嫁女兒，他說要結金髻，供給費事，不如換了現成的省事。你多少重？要幾換？我看一看，若用得著，

等我拿去換了。」扯住定要看。

張三道：「是舊貨，恐不中意，不要看它。」

週一道：「我姑娘原也不接財禮，聊且將就賠嫁。你但拿我一看。難道便搶了去？」只得把與週一看了。

道：「這個倒是土貨，不是行貨。怎口都撇扁了，樑上捏了兩個凹，又破了一眼？」

張三道：「少不得要結鬆髻的盃洗，不妨得。」

週一道：「是，是。」又看了看，裡邊有個花押，是馮外郎的一般。因對張三道：「料你不肯相托，我問姑娘拿銀子來，只是要讓她些。」

張三道：「自然。」流水裡去了。

週一是一個伶俐人，想道：「張三這賭賊，抓得上手就要賭。便是老婆的，也不肯把他，怎有這瞎眼親着拿與他？左右是送了。」

後邊又想道：「既是央他換，怎的分量曉不得？只都弄扁了，其中必有蹊蹺。」

正沉吟時，卻見馮外郎帶了個甲首來，道：「早間簽下一張撥馬的牌，你尋一尋與他。」尋與了甲首。

那週一忽然觸起，道：「馮老官你前被盜去金冠，是五梁兒，半新，當面又破著一眼的麼？」

馮外郎道：「破一眼我原不知，只是五梁暗雲，在家裡結的，不上戴得三四年。」

問：「裡邊有什花字麼？」

馮外郎道：「是舊年我因爭缺要用，將來當在府前當裡，誠恐調換，曾打一花押在圈邊，就與平日一樣的。」

週一道：「我只為花押有些疑心，這人要換，不若你有銀子拿十兩來，我替你押來細看。」

馮外郎道：「是哪個？」

週一道：「若是說出這個人，不是，道我冤他。那人知道怪我。」

馮外郎道：「你莫哄我。」

週一道：「我你一房人，胳膊離不得腿，難道哄你這幾兩銀子？只是尋著自己原物，須大大請我一個東道。」果然馮外郎去拿了一封四錠衝頭，付與週一。

週一便來尋張三。不料張三又等不得，在大街上當舖內已是當了五兩銀子，趕去一個時辰都送了。週一到張三家，他妻子道：「早間府裡去，未回。」週一隻得走轉。

不上走了十間門面，張三悶悶的恰好撞來。週一道：「方才已對姑娘說，拿十兩銀子押去一看。中意，公估兌換。」

張三道：「遲了些，他因會錢要緊，當了五兩，票子在我身邊。」

週一道：「既是當了，我替你回到當中抵去兌換。也免得後日出利錢。」

張三想道：「換得，又多五兩，可以翻籌。」就同他去。

走到當舖，道：「這冠不止十兩。」

週一道：「你只要估值五兩當頭。」當中只得注了票了，將金冠付與週一。

週一道：「這事只在明日定奪，你明日在家等我。」兩個別了。

週一竟到府前來尋馮外郎。馮外郎正在家裡等回報，見了週一，道：「物來了麼？」

週一道：「八分是你的，腳跡像。還是一張寫壞的牌花包著。」遞與馮外郎。

馮外郎看冠兒倒不大的確，見了花字，連聲道：「是」。

週一道：「這不可造次，你且拿進裡邊一看。」進去，只見江氏認得的真，道：「正是我家的。面前是小女兒不曉得，把簪腳搨破一眼。」

馮外郎見了真贓，便留住週一吃酒，問：「是哪個？莫不是老杜？」

週一道：「不是。是本房賭賊張三。」

馮外郎道：「一定是老杜出不得手，央他兌換的了。」

週一道：「老杜與張三不熟。」

馮外郎道：「莫管他，明日捉了張三，便知分曉。」週一自去了。

金歸篋底何從識，怒切論肌孰與伸？

誰料旁觀饒冷眼，不教抱璞泣荊人。

此時杜外郎招成，只待起解。因要人贓起解，沒有原贓，只得賣田得銀八十兩，急於脫手，折了一個「加三」。在家裡歎息道：「有這樣命運，人只破財不傷身罷了，如今打了又賠錢，還擔了一個賊名，沒了一個前程。後日解道，少則十五板，還添班裡，門上杖錢，要今日設處。」

好生怨恨道：「有這樣歪官！」

只見這廂馮外郎早堂竟稟府尊道：「前日盜贓，已蒙老爺判價八十兩，批著杜外郎賠償，見在候解。昨日適有吏員本房書手張三，拿金冠一頂，央同房書手週一兌換。吏員看見正是吏員的。伏乞老爺並究。」

知府道：「這就是杜外郎一伙了。叫張三！」房裡回復不在。知府就差人去拿。

到他家裡時，他正等老周，聽得叫一聲，便道：「週一哥麼？」

走出來，卻是一個皂隸，道：「老爺叫你。」

張三道：「沒事(麼)？」便吩咐老婆道：「週一老來，叫他在這裡等我。」

皂隸道：「○○○○(他在府前)等你哩！」

張三便往府前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(知府還未退堂。皂隸道)：「張三○○(帶到)。」

知府道：「你是我這邊書手麼？○○(你這金)冠是哪裡來的？」

張三道：「是小的親着央小的換的。」

知府道：「是哪一家的？」張三答應不來。

知府道：「是杜外郎央你換的麼？」

張三便含糊道：「是。」只見杜外郎，正在家設處解道班裡錢，聽得說馮外郎家金冠是他本房張書手偷，便趕出來看。

(又)聽得張三含糊應是他央換，便跪下去道：「張三，天理人心！你做賊，害得我奶子被夾；小廝腿都夾折；我壞了前程，吃打賠贓，如今天近，做出來，你還□(要)害人？是我哪隻手，哪邊與你的？沒的有不得。」

張三要執，執不住，只是磕頭。

知府叫夾起來。一上夾棍，張三隻得招承：「原在府門首，見他夫婦出外，乘他無人，前往竊取。扭門進去，開他箱子，盜有金冠一頂、金釵一雙、珠花六支、銀杯四隻、銀十六兩。俱自盜，並不與奶娘、阿財相干。」

問他贓物，道：「銀子已經與週一嫖賭花費；金冠抵付週一；銀杯、釵花藏在本房卷箱內。」即時起出，馮外郎都認了。

知府問那箱中血染布條，道：「因扭鎖傷指裏上，隨即脫落箱中。」

知府點頭道：「事有偶然如此！若非今日張三事露，豈不枉了奶子與小廝？杜外郎枉賠了許多錢鈔，壞了一個前程。」叫著實

打。打了廿五，畫招，擬他一個「竊盜」。

便叫杜外郎道：「是我一時錯認，枉了你了。幸得尚未解道，出缺文書還未到布政司，你依舊著役。」把馮外郎小廝琴童打了十五板，自己給二兩銀子與阿財，還著馮外郎出銀將養，即時釋放。

又叫六房典吏道：「他兩個典吏原無仇隙，只因一邊失盜急於尋賊，卻有這湊巧事，便至成訟，中間實是難為了杜典吏。我如今一一為他洗雪，還要另眼看他。馮典吏也須賠他一個禮。這在你們同袍，也該與他處一處。」

又對馮外郎道：「我當日只拿你告詞勘問，若到上司，你該坐誣，你不可不知口(機)。」

馮典吏連叩頭道：「只憑老爺吩咐。」

暫爾浮雲蔽太陽，覆盆冤陷痛桁楊，

中天喜見來明鑒，理直須知久自彰。

那週一雖是無心為杜外郎，卻像使他洗雪。只是張三恨他，扯做賭友，道他贏去銀五兩，費了好些唇舌。

這番闖衙門才方信天下有這樣冤枉事。奶子原是○○○(個好人)，連阿○○○○(財是個無辜)，杜外郎乃老實人，賠○○(賊是)冤枉，他家(裡)拜佛求神，果然報應。

事一明白，奶子要趕到馮外郎家，與他女人白嘴，道冤她做賊，害她出丑受刑。阿財也癱去，要馮外郎賠這雙腳。奶子老公與阿財父母先怕連累，不敢出頭；如今一齊趕來替老婆、兒子出色，登門嚷罵。喜得一個馮外郎躲了，不敢出頭，央人求釋。

那杜外郎量大，道：「論起他這等不認得人，誣人做賊，夾拶壞了我的家人，加我一個賊名，一個前程幾乎壞了，還破費我幾兩銀子，該上司去告他，坐他一個誣陷，才雪我的氣。但只是怕傷了本府太爺體面，況且是我年命。只要列位曉得我不是個窩盜養賊，前日投詞上都是真情罷了。」

眾人道：「當日我們都說你原是個正直的人，倒是太爺當了真，救解不來。如今日久見人心了。馮老官原是你相好的，便將就些罷。」

馮外郎即便自己登門謝罪，安排戲酒，央兩廊朋友賠老杜的話。

馮外郎道：「小弟當時誤聽小價、老母與房下，道奶娘嬾來，事有可疑，得罪了老丈。」

杜外郎道：「老丈，小弟如今說過也罷了。只是才方說誤聽阿價與內人，差了。我們全憑著這雙眼睛識人；全憑著肚裡量人，怎麼認不出老○○○(杜不是窩盜)的？量不出老杜不肯縱人為非的？卻憑著下人女子之見，婦人女子能有幾個識事體的？凡人多有做差的事，大丈夫不妨直認，何必推人？」

馮外郎連聲道「是」。眾人都道說得有理，大家歡飲而散。又將息阿財，求釋奶子，結了個局。

後來張三解道，解院，發配蓬萊驛擺站。杜外郎，太尊因他正直受誣，著實看取，諸事都托他，倒起了家。只是這事杜外郎受枉，天終為他表白；奶子慣闖人家，至有取疑之理。但天下事向所不有？馮外郎○○○(執定一)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○(偶湊之事，幾至破人家，殺)人身，若一翻局，自己也不好，做官要明要恕，一念見得是，便把刑威上前，試問：

已死的可以復生，已斷的可以復續麼？